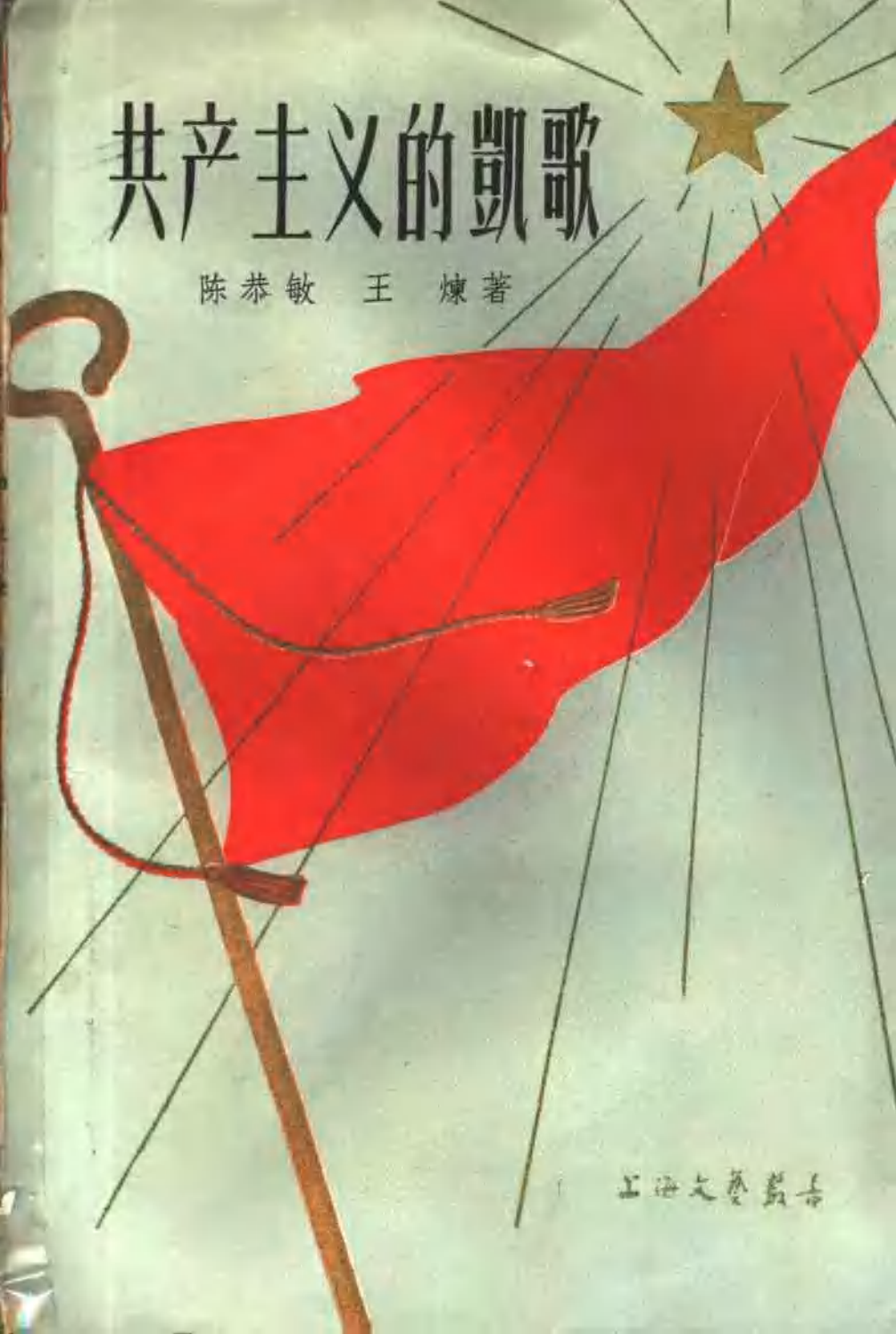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的凯歌

陈恭敏 王 炼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多幕話劇〕

共产主义的凱歌

上海文艺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陈恭敏 王 炼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

上海文艺丛书
共产主义的凯歌
陈恭敏 王炼 著

*

上海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0222

开本 787×1092 1/27 印张 2 11/27 插页 4 字数 47,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7) 0.98元

內 容 提 要

鋼鐵工人康永才在搶救煉鋼爐時受到了嚴重的燙傷，根據國際醫藥文獻的記載，他最多只能活三天。但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和康永才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感染下，加上全國人民的關心與支援，醫務人員終於沖破了國際文獻的束縛，救活了康永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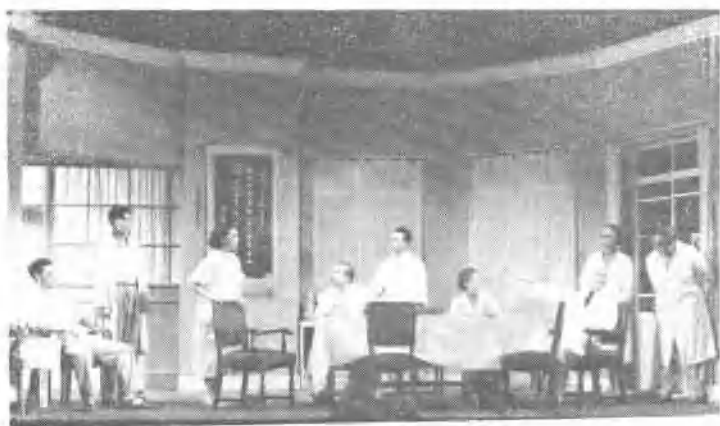
本劇通過上述事件，歌頌了在我們社會里蓬勃成長的共產主義思想，突出地刻劃了康永才鋼鐵般的意志，也鮮明地表現了醫務人員中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兩條道路的鬥爭。



第一場



第二場



第 三 場



第 四 場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时 間: 1958 年 5 月到 8 月。

地 点: 上海。

人 物:

康永才: 煉鋼工人, 司爐長, 黨員。

陈主任: 外科主任。

楊医生: (女) 外科医生, 黨員。

錢書記

小 林: (女) 护士, 团员。

李 潔: (女) 护士。

护士長: (女)。

周医生: 外科医生, 团员。

李厂長

車間主任

小 刘: 煉鋼工人, 团员。

老 梁: 煉鋼工人。

調度員

白教授

康 妻

老太太

看門老头
造船厂工人
护士甲、乙、丙
保健站护士
担架員
胖教授
瘦教授
戴教授
馬教授
送魚圓的
老工人
技工組長
民航机駕駛員
工人們

第 一 場

时 間：1958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

地 点：上海煉鋼厂轉爐車間办公室。

〔幕啓：台上无人，后台行車轟隆隆开动，玻璃窗外可見熊熊的火光和 憧憧的人影，办公桌上电话鈴响，无人接，鈴声停，車間主任和調度員上。〕

車間主任：这样下去不行呀！今年市委要求我們厂年產 50 万噸鋼，这个季度任务增加了一倍多，算下來，我們車間，

日產量必須提高到 100 爐，平均十八分鐘出一爐鋼，你們現在澆一爐鋼要二十分鐘，為了等你們的行車，一爐鋼就耽誤二分鐘，這筆賬你算算——

調度員：劉主任，行車就这么四部，兩部在外面吊鋼錠，這兩部來回倒騰，怎麼樣也來不及。

車間主任：（焦急）二班跟三班展開了紅旗競賽，二班連破七次新紀錄，康永才已經代表二班提出了保證，他們爭取今晚這一班，出鋼時間，每爐縮短到十五分鐘。

調度員：十五分鐘？！

車間主任：是呀！這樣一來，你們就更跟不上了。

〔電話鈴響，車間主任接電話。〕

車間主任：喂，我是老轉爐——噢，你是李廠長，嗯，是康永才那個班提出的，向三廠挑戰？不一定有把握。——不，二班問題不大，他們昨天是十八分鐘，今天要提前到十五分鐘，關鍵在行車跟不上，是的——嗯，好，我找康永才他們研究一下。

〔二班工人小劉、工人甲、工人乙、工人丙、工人丁吵吵嚷嚷上。〕

小 劉：行車跟不上，鋼煉好了，吊不走，你只好干瞪眼……

車間主任：靜一靜。（對電話）你到車間來？什麼要緊的事？好，我等你。（挂電話）怎麼，你們這麼早就來接班了？老康呢？

小 劉：康師傅在看三班煉沸騰鋼，發現了氣孔，正在和他們一起研究。

車間主任：又發現了氣孔？！真是傷腦筋！！

工人甲：廢鉄煉鋼，成份很難掌握，這種優級鋼又從來沒煉過。

工人乙：最傷腦筋的是那些鉄鍋呀！秤錘呀！硫磺成份太多——

工人丙：是呀！咱們今晚這一班也煉沸騰鋼，我看要保證十五分鐘出鋼，實在有點玄。

小 刘：康師傅已經代表我們班提出了保證，非爭取十五分鐘出鋼不可，行車跟不上，（對調度員）你負責。

調度員：你給我加一部行車，我就能負責。

小 刘：這我們管不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咱們出鋼時間加快，你們就得跟上，要不，影響產量計劃，你們就得負責。

工人甲：你們不負責，誰負責呀？

工人乙：對，現在一分鐘也耽誤不起。

工人丙：你們跟不上，不會動腦筋想辦法嗎？

調度員：這能動出什麼腦筋來，行車不夠，有什麼辦法？！

小 刘：腦瓜子用開士林洗一洗就有辦法了。

〔眾笑，老梁上。〕

老 梁：同志們，康師傅要我們去幫三班清爐渣。

車間主任：小刘，叫康師傅來一下。

小 刘：好，走。

〔眾一拥而下。〕

車間主任：你和工段的同志們研究一下，一定要攻下這個關鍵。

〔電話鈴响。〕

調度員：（无可奈何地）試試看吧，不增加行車反正解決不了問題。（下）

車間主任：（接電話）喂，是老轉爐，我就是呀！你是新轉爐，呵，老李，什麼？還要給你們補充人？哪里还有人！我們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新手，不行，絕對不行，你直接找廠長談，半個也不行。（挂電話）

〔李廠長上〕

車間主任：廠長。

李廠長：老康在嗎？

車間主任：在，我去叫他。

李廠長：等一等，這件事要先跟你談談。

車間主任：又有增產任務了？

李廠長：（遞給他一件公文）你看看這個吧！

車間主任：安徽要人？

李廠長：合肥新建的鋼廠很快就要投入生產了，工業部要我們支援一部分力量。

車間主任：我們哪來的力量？！剛剛新轉爐李主任打電話來，還要我們給他們補充人，現在我們車間老手都差不多調空了。

李廠長：自己廠里好安排，合肥新廠是肯定要支援的，不但要支援，還得支援最好的。

車間主任：那我們的增產任務怎麼辦？

李廠長：這個季度的計劃不是已經敲定了嗎？

車間主任：一下子增加一倍多，已經壓得夠慘了，現在問題一大堆，行車跟不上，優質鋼的品種天天增多，抗旱來的廢鐵成份不好控制，三班剛剛一爐又出了氣孔，再要調人，問題就大了。

李厂長：他們要的人數并不多，主要是要有經驗的司爐長，你看，轉爐車間派康永才去怎麼樣？

車間主任：（一驚）怎麼？要調他？他是我們車間最好的司爐長，連蘇聯專家都誇獎他，說他的眼睛好，象鷹一樣，看起鋼水來，只憑火焰的色彩，就能判斷出鉄水吹煉的變化，跟化驗一樣準確。

李厂長：一點不錯，調他就是因為他好。

車間主任：可是他們這一班今年連創造了七次新紀錄，已經培養成一面先進的旗幟了，把他調走不就垮了？

李厂長：怎麼會呢？培養新人嘛，新建的厂，我們能把沒有經驗的生手給人家？同志，恐怕還有點“本位”喲。

車間主任：（頓）是有点舍不得，很快就要調嗎？

李厂長：不，等你思想通了的時候。

車間主任：（笑了）沒問題，不過我怕他們那一班小伙子們不容易通。

李厂長：咱們來跟他們談談。

車間主任：（回頭向窗外喊）小劉，老梁你們先來一下，厂長找你們有事。

〔二班的工人們拥上。

李厂長：你們現在有時間嗎？

小 劉：沒事了，都安排好了。

車間主任：离上班還有半點鐘呢，他們總是來這麼早。

老 梁：早來看看上一班的工作情況，好做準備。

李厂長：工作台裝電燈干嗎？

老 梁：爐坑里很黑，清爐渣看不清楚，耽擱好多時間。

車間主任：哦？我去看看。（下）

李廠長：同志們，怎麼樣？生產任務一下子增加這麼多，趕得上嗎？

老梁：您放心吧。廠長，我們又找了几个竅門，不出兩天，再創造個新紀錄給您看看！

小劉：（插進來）您等着瞧吧！偉大的成績，驚人的消息。

〔眾笑。〕

李廠長：好啊，我也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眾：什麼好消息？

李廠長：安徽合肥新建了一個鋼鐵廠，要我們支援，你們看怎麼樣？

眾：我們一定大力支援。

李廠長：能保證嗎？

小劉：能保證，要啥有啥。

李廠長：可不許反悔呀。

眾：決不反悔。

李廠長：那我就給工業部打電話了。

眾：打吧。

李廠長：（挂電話）喂，工業部嗎？我是李廠長。關於支援合肥鋼鐵廠的問題，我已經和轉爐車間的同志們談過了，他們都表示大力支援。

小劉：要啥有啥。

李廠長：（對電話）要啥有啥。好，好。（放電話）條件不高，只要一個司爐長。

〔大家愕然。〕

小 刘：要調師傅？

李厂長：（微笑）你們看他去合适嗎？

小 刘：那——那咱們班誰來領導？

老 梁：这个不行啊，厂長。把他調了，我們班就要垮台了。

〔康永才上場。〕

工人乙：是啊，康師傅調到我們班不到一年，我們就創造了这么多成績，流动紅旗簡直沒別的班的份兒。干嗎非調他不可呢？我們沒他不行啊。

工人丙：誰还能有他那样的眼睛？

工人甲：他走了，我們班的跃进规划怎么办？

小 刘：不能調他。厂長，換个别的人吧？

李厂長：我們听听康師傅的。

康永才：同志們，同志們，別嚷，別嚷，听我說兩句好吧？（大家都靜下來）你們这是干什么？討价还价嗎？这是党的分配，祖國的需要，我們怎么能这样呢？（大家相对无言）跃进规划是大家訂的，奇迹也要大家來創造，这点兒成績难道是誰个人的嗎？誰能一个人煉得出鋼來呢？（向厂長）厂長，我坚决服从組織分配，哪里需要我，我到哪里去。

李厂長：（握手）对，你說得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小 刘：（咕嚕）我們就不需要了？！

李厂長：（摸摸他的头髮，象父親一样的）可是安徽更需要呀，小鬼。

老 梁：（有些慚愧）我們只想我們这一班了。

車間主任：（上）厂長，朱工程师請你去一趟。

李厂長：我就來。（向大家）同志們，現在我交給康師傅一个任

务，限他在一个月以内培养出一个新的、年青的司爐長代替他自己，这个任务光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靠第二班的全体同志，你們看能完成嗎？

众：能完成，一定能。

李厂長：好，看你們的吧！（下，車間主任隨下）

〔外面有急促的鐘声——这是出鍋的信号。〕

〔众議論紛紛。〕

众：康師傅！

工人甲：老康，你怎么就一口答应了昵？

工人乙：現在任务这么緊，你走了，我們怎么办？

康永才：剛才厂長在這兒的时候你們不是作了保證嗎？哦，現在在這兒自由主义啦！好了，同志們，我們來談談怎么样完成厂長剛才交給我們在一个月之內培养出一个新的司爐長的任务。

老梁：我看小刘跟你兩三年了，小刘能行。

众：我拥护！我拥护！

小刘：不，不，不，我不行啊！師傅，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們班的紅旗就保不牢了，那咱們还搞什么技術革命？！

康永才：（嚴肅地）小刘！你这是怎么搞的？！我們加油煉鋼，就是为了紅旗嗎？虧你还是共青团員。

〔沉默稍頃，小刘难过地轉過身去。〕

康永才：（懇切地）同志們，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們，在一起这么多年——

老梁：誰說不是呢？——也怪不得小刘不讓你走啊，实在是舍不得呀！